

雄浑的乌江

欧阳黔森

可言传。而这样的感受，从骨子里，又分明地让我想与人分享。于是，我成了一名作家。

成为一名专业作家的近三十年里，一个地质队员的初心，仍然让我乐此不疲地行走在乌江流域。贵州有一百二十五万多座山峰，就是“万峰成林”这样的词，在这样的数据面前，也显得有些底气不足。

如果说，作为一名地质队员，跋涉在这块土地上让我惊叹；那么，作为一名作家，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能真实反映心情的词语。是的，没有最好的词语，只有用惊叹的近义词——震撼！好在惊叹和震撼，还是有区别的。惊叹，在脸上；震撼，在心上。

在乌江穿过的连绵不断的群山里，一抬头，看见的是十四亿年前的山巅，落脚的每一步，都好像跨越了几万年。在那样的一瞬间，你会有什么感受？只能是感觉到自己的渺小，由此产生对大自然的由衷的敬畏。

我当然记得，三十多年前，我站在山之颠的表情，眼里满是惊叹。这样的惊叹让人直想嘹亮地大声歌唱。

我当然也记得，作为一名作家，这片土地给我的震撼。这样的震撼，不仅写在我的脸上，而且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上，在我的胸中激荡起了滔天的巨浪。

“地无三尺平，人无三分银”是这一块土地千百年来真实写照。李白来到夜郎，曾写下“夜郎万里道，西上令人老”“去国愁夜郎，投身窜荒谷”。王阳明来到龙场驿，曾感叹“连峰际天兮，飞鸟不通。游子怀乡兮，莫知西东”。

距今约十四亿年的远古时期，这里是一片汪洋大海。到了距今约三千六百万年至五千三百万年的第三纪始新世时期，发生了喜马拉雅造山运动。在青藏高原不断隆升的影响下，这一块土地逐渐隆起，构筑起了乌蒙山脉、武陵山脉、大娄山脉的千山万壑。

这风这雨，千万年的酸蚀和侵蚀，剥落出它的瘦骨嶙峋；这天这地，亿万年的隆起与沉降，构筑了它的万峰成林。这是我行走在乌江流域时的最初印象。

我们可以想象，在亿万年的沉积中，松散的沉积物在压力作用下，逐渐变成坚硬的岩石。这些岩石当中，有震旦纪、寒武纪、奥陶纪、三叠纪、侏罗纪等等地层，时长八亿年至八千万年以上。可这样比拟，喜马拉雅造山运动，像一只巨大的手，搅动着这些沉积岩层，原本在下面的，翻上来了，原本在上面的，覆盖下去了。这就造成了在一块不大的土地上，前脚刚刚离开五亿年前三叶虫刚开始活跃的寒武纪地层，后脚就踏上八千万年前侏罗纪恐龙活跃时期的地层。这样的奇观，地质队员最能深切感受到其中的端倪。

我穿越过罗布泊，横跨过塔克拉玛干，在喜马拉雅山脉、昆仑山脉、天山山脉、祁连山脉、阿尔金山脉、横断山脉等都曾留下过足迹；我俯瞰过壮观的黄河壶口瀑布，仰望过雄奇的长江三峡，在金沙江的虎跳峡领略过水的狂欢，在怒江的大拐弯感受过一江春水的奔腾……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给予我无数的惊叹和震撼。但是，于惊叹和震撼而言，我体验最为深刻的，还是家乡的乌蒙山脉、武陵山脉，以及山脉中最大的河流——乌江。

在乌江之源，我惊喜地看到晶莹剔透的五眼清泉，从岩层狭缝里淙淙涌出。不难想象正是这无数的涓涓细流，变成了小溪，汇集成了小河。它一路奔流，时而潜伏在地下，时而冒出地面，最终变成一条蔚为壮观的大江，在跌宕起伏的山间飞流直下，一泻千里。在以往的印象里，乌江是蛮荒的，乌江岸边的文明是滞后的，可是六冲河沿岸的可乐考古遗址公园，改变了我的这一印象。

可乐，古籍称为“柯洛俚姆”，曾经是夜郎国鼎盛时期的大都市，在古时与成都、重庆、昆明等齐名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只有可乐大城淹没了历史的岁月里。

白云苍狗，白驹过隙，乌江沉寂在这“失落的文明”里，几千年以来，只有零星的记载和历史的片段。可以说，它远离政治文化中心，也与重大历史进程失之交臂。一直到1935年1月1日，乌江边上

一个叫猴场的地方，迎来了“伟大转折的前夜”。猴场会议后，红军强渡乌江天堑，攻取了遵义城。

当我站在红军强渡乌江的河段时，已不见当年的急流险滩，只见高峡出平湖的景象。原来是乌江上的一个超级工程构皮滩水电站，改变了这一段“水急滩连滩、十船九打烂”的旧模样。

这个工程一举创造了六个世界纪录。通过一系列工程，经过构皮滩水电站的船体在“电梯”中被抬高二百三十多米，然后进入构皮滩水库。这种奇观被人们形象地称为“船在天上行”。从此乌江的水运通达海，创造了新时代的人间奇迹。

乌江的生态系统也曾遭到过破坏，一度变成了“污江”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贵州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，“铁腕治污”，推进乌江流域生态修复，乌江迎来了涅槃重生。

我走进化屋村这个悬崖下的村庄时，这里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生态美、百姓富的美丽乡村。站在化屋村，我看见一座大桥像彩虹一样连接起乌江大峡谷的两岸。眼前青山如黛、江水碧蓝，船在江上走，车在天上行，仿佛置身天上人间。

我深切体会到了天堑变通途的奇迹。在这片“万重山”“千条水”的土地上，一座座桥梁，一条条隧道，联通了昨天、今天和明天。峡谷不再限制我们的想象，我们可以站在高处看世界。如今的夜郎故地，已成为现代桥梁的展厅。截至2023年底，贵州架起了三万余座桥梁，大小桥梁连起来超过五千里，创造了数十个“世界第一”，赢得了“世界桥梁看中国、中国桥梁看贵州”的美誉。造型各异的桥梁，已成为这块神奇的土地与世界对话的一张亮丽名片。

以往瘦骨嶙峋的贵州、“人无三分银”的贵州彻底撕掉了千百年来贫困的标签；万峰成林的贵州、“地无三尺平”的贵州告别了出门“万重山”、回家“千条水”的历史，谱写着新的精彩篇章。

乌江，这条湛蓝色的大河，美丽而富饶！



在西安城东郊，柔美的泾河与厚重的白鹿原之间，有一片面积只有五平方公里的城外之城，被称为“纺织城”。

上世纪50年代初期，在这块原名郭家滩的坡地上，建起了西北地区最大的纺织工业基地。江苏、浙江、河南等地的纺织工人，陆续迁徙而来，加上本地的大量年轻女工，这里的常住人口迅速增长到了十多万。这里开始被称为“纺织城”，住在纺织城的人被称为“城里人”。

拓荒者本就激情四射，南北文化之间的猛烈碰撞，和着芳华女工们的浪漫向往，纺织城迅速成为西安的时尚标杆。80年代末期，我进入机械厂上班，我所在的工厂和纺织城仅一河之隔。我有同学在纺织城里上班，我们一帮年轻人，经常互相吆喝着，过泾河“进城”去玩。

从纺一路到纺九路，无论是午夜还是清晨，都能听到纺织厂铁路专运线上“呜呜”的火车鸣笛声，都能看到三班倒的“纱女”们呼啦啦从工厂走出。她们在挥洒汗水后，畅快地揩下棉布帽，褪下白围裙，哼着流行歌曲，成群结队，青春洋溢。

纺织城的服装店鳞次栉比。我的“纱女”同学，曾领我七拐八拐到家属楼的一间地下室，找到一位裁缝，为我俩各做了件“荷叶袖”的白色卡腰短袖衫。披风般的整片衣袖打着无数皱褶，自双肩荡漾垂下，白荷一般迎风招展。

晚上逛荡饿了，就去夜市吃饭。凉皮、米线、扯面等，价格便宜。岐山醋、韩城花椒面、红艳艳的辣椒油，调料放得足。纺织城满城美食，就连老字号“一间楼”羊肉泡馍馆，也从市中心钟楼迁到了这里。

90年代后期，由于高新技术的发展，日新月异先进设备取代了人工，纺织女工们也纷纷转岗或者退休了。纺织城也跟着萧条下来。

有十几年，由于成家带孩子，我很少再到纺织城去，但同事聚会或者朋友相约，必定会在纺织城找一处馆子。

到了2018年，我搬到了纺织城边上的新居。这时候我已经退休离开机械厂，并且开始提笔写东西。我才发现，这片没有城墙却边界明显

『纺织城』今昔

金步摇

的神奇地域，和我的人生境遇竟深度契合。

从纺西街步入纺织城，两侧高大的梧桐树合抱住了狭窄的街道，大小车辆悠悠地驶过，像是在树影里游。

纺织城没有大规模重建，但也从未在时代的热潮中停下脚步。一排竹林、三两雕塑、四季花坛、拓宽的居民楼……每去一次，都能感受到它又有了新面貌。

我去得最多的是灞桥文化馆。文化馆的四楼是加盖的，人走在铁楼梯上咚咚响。到了这里，我才发现喜爱文艺的人如此多，新书评论会、文艺讨论会、诗歌朗诵会、画展、书展等活动时常举办。

为了编辑一本有关灞桥区历史文化的书籍，我和两位编辑老师经常在文化馆碰面。闲暇之余，我们也讨论各自的写作。

我常去的还有半坡国际艺术区。艺术区的建筑风格前卫时尚，最能体现纺织城如今浓郁的文艺气息。我人生第一次进咖啡馆、茶社，都是在这里。

西北第一印染厂的锯齿形旧厂房，遗存着纺织工业的沧桑风韵，承载了几代人的怀旧情愫，加之远离喧嚣都市、环境宁静恬然，成了艺术家们中意的栖息地。

古老的燃煤火车头停在铁轨上。林立的管道、生锈的纺机，与现代的水景、浮雕、泥塑、木器同时纳入视角。时光飞逝，艺术永恒。艺术家们敞开大门，与游客友好交流，布展、放电影、排话剧，文艺气息浓厚。

写作陷入窘境时，我常常到艺术区走走。我久久对着厂房墙上的画作发呆，或者坐在木椅上，仰头看高高长长的斜屋顶。有一处天花板上，竟然垂吊着我小时候打过的彩纸莲花灯和鲤鱼灯，不禁莞尔。

记得朋友新出了诗集，我们在一间四壁挂着老绣片的旧厂房，吃着肉夹馍和凉皮，伴着民谣，争抢着站上纺织厂的“工作台”朗诵诗歌。这样的诗会，和这里的场景如此相宜。

徜徉在如今的纺织城里，这里承载的丰富记忆，总能让人缓一缓，慢一慢，让心头的思绪也静一静。

碧绿的河水是琼江水。自四川遂宁和安岳境内迤迤而来的两河碧水，在陈桤山下合流而成琼江。那江，清亮中淌出绿来，缠绕着油菜花的黄。泛舟琼江，桨声中，穿过春天的十里画廊。水边，小草又一次返青，老树吐出新芽。一袭白衣衫的白鹭，三三两两，或涉水嬉戏，或展翅上青天。

“快看快看！”我喊。两只黑色小水禽莅临。黑水鸡？野鸭子？紧贴水面，片刻炫技似的超低空滑翔后，落在水面上。小身子随波浪一起一伏，说不出的可爱，说不出的自在。至于船上抛来的惊呼，以及手机、相机的“咔嚓”声，概不理睬。

油菜花田里还有观光小火车。乘小火车，坐上油菜花深处开来的春天专列，去奔赴一次轰轰烈烈的约会。看油菜花海掀起的金色浪涛，看彩色油菜花用粉的、橙的、紫的、白的丝线，在满世界碎金中，编织出片片瑰丽的锦缎。

崇龕的油菜花年年开，我年年去，为田野上，也为内心的那场花开。



你家乡的河是什么模样？是“小河淌水清悠悠”，还是“一条大河波浪宽”？那条河，或许奔腾不息，或许潺潺流淌，默默润泽大地，也悄然流过心田。

“大地风华”栏目即日起推出“家乡的那条河”系列作品，抒写流动的歌谣，抒发荡漾心中的山河诗意。

——编者

乌江是一条湛蓝色的大河。它从磅礴的乌蒙山脉海拔两千多米的高山之巅一泻千里，至重庆涪陵汇入长江。两千多米的落差，造就了乌江的雄浑之气。

乌江是长江上游南岸最大的支流，有南、北两源，均发源于乌蒙山脉。南源三岔河发源于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，为乌江主流，北源六冲河发源于赫章县。两源在黔西市化屋村汇合后，开始称为乌江。化屋村至思南县段，为乌江中游，思南县以下，为乌江下游。乌江全长一千零三十七公里，总流域面积约八万七千九百平方公里。

乌蒙磅礴，乌江天堑，是对这片神奇土地最言简意赅的表达。于我而言，对这样的言简意赅，最为感同身受。三十岁以前，我是一名地质队员，徒步乌江流域，惊叹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在这样的惊叹中，我逐渐形成一个习惯，就是我一看见山，就想翻越，就想登顶。于我而言，没有比一览众山小更愉悦的了。这样的愉悦，美妙无比，却又不可言说。

秀水湖畔

洪忠佩

大号的扳罾，是黄沙溪流与秀水湖湖汊交汇处耸立的标志。那交叉的木架、十字形竹竿还在，而拉罾网捕鱼的人不见了踪影。碧波荡漾的秀水湖，水天一色，山重水复的岸线，蜿蜒连绵。踏青的、赏花的、骑行的、休闲度假的，在秀水湖畔流连忘返。

人，村落，山水，互为镜像。藏不住的，是人的欢欣与喜悦。

人如此，那生活在山水之间的生灵呢？

春水漫上滩涂，成了白鹭的乐园。它们三五成群在浅水中觅食，或是栖于树上，或是贴着湖面飞成双影。在白鹭的前方，在湖湾的深处，在湖面嬉戏的，是忘了归途的鸳鸯、鸬鹚、绿头鸭、斑嘴鸭，以及斑头雁。

鸟鸣，草木的哨音，山水的童谣。“吾风沙去县治九十里，于娶为退乡，里有溪焉。沿溪观之，其水出浚源山，过凤游，合王封，经童尖南入东莞。黄岩、小港环绕于吾村，西流百里为泊川，又百里为镜河，奔腾澎湃，直抵鄱湖……”碑文《风沙昌大石桥记》显示，古时的风沙，即如今的江西婺源县黄沙村，而浚源山，分明就是现在的凤游山村。从昌大桥往下，曾经的村庄经过搬迁，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建成秀水湖了。事实上，宛如翡翠般镶嵌于山峦之间的秀水湖，处在江西婺源、乐平、浮梁三地之间，成了长江流域重要的饮用水水源地。珍珠山、虹冲、秀水、吴源，如果不是一次次沿秀水湖畔行走，很难想象集水面积一百二十多平方公里，总库容一点七亿立方米的秀水湖，有着怎样壮阔的模样。

守护的是一方青山绿水，变化的是村庄发展格局。在老辈村民的记忆中，从昌大桥往下，曾经的村庄经过搬迁，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建成秀水湖了。事实上，宛如翡翠般镶嵌于山峦之间的秀水湖，处在江西婺源、乐平、浮梁三地之间，成了长江流域重要的饮用水水源地。珍珠山、虹冲、秀水、吴源，如果不是一次次沿秀水湖畔行走，很难想象集水面积一百二十多平方公里，总库容一点七亿立方米的秀水湖，有着怎样壮阔的模样。



韩景生 中国美术馆藏。《山野春光》，作者

大地

阳光正好，崇龕的油菜花，开得那一个如火如荼、不依不饶。

崇龕，位于重庆潼南西北部，相传是五代宋初道教学者陈抟的出生地。小小的油菜花，在千年之后，将这里铺染成十里菜花地。而崇龕，也由此跻身旅游小镇。

寻了个周末，与几个外地朋友相约去崇龕，去和田野上最为盛大的花开，撞一个满怀。

千万不要说油菜花有什么看头。一棵开花的油菜，或许容易让人视而不见。一块开花的油菜地，或许会让人不经意地瞅上那么一两眼。但是，当三万多亩开花的油菜花连成一片，齐刷刷铺展于眼前，你还能无动于衷？

三万多亩油菜花的怒放，三万多亩金色的汪洋。田野上的阳光无遮无挡，阳光下的油菜花阵，仿佛金箔，仿佛阳光，金灿灿，明晃晃；那漫天卷地的金黄、沿江绕岸的金黄、令人睁不开眼睛透不过气来的金黄，让人无法不震撼。

我已若干次被这油菜花阵撞击过

崇龕的油菜花年年开

杨 茗

视觉。我不知道，数万亩油菜花制造的香气可否用“汹涌”一词来形容？那香气如潮水般哗地涌来，将你包围，将你深深地淹没。

炫目而芳香，一桌浩大的春日盛宴，由崇龕这片丰饶的土地负责呈现。置身无涯之绚烂，总会想起儿时唱过的一首歌：美丽的田野，碧绿的河水，流过无边的稻田……也总会在想起的时候改动一个字，于是那碧绿的河水，就流过了无边的花田。

这片无边的花田是重庆最大的油菜花田，是农民放飞致富希望的田野。除了通过种植油菜新品种实现增

收的种植户以外，每年上百万的赏花游客，使村民转身成为“旅游从业人员”。别谈开农家乐、榨油坊的，便是路边卖土特产卖小吃的、编了油菜花环出售的老太太，都绽放着油菜花一般灿烂的笑颜。鸡鸭鹅蛋、花生、黄豆、皂角、野葱、菜薹、椿芽、折耳根、蒲公英……一溜儿排开的乡村土货，拽住了行人的脚步。

我们这一行人，有人买了柠檬，有人买了蜂蜜和板蓝根，还有一位，把一根长长的丝瓜瓤挥来挥去。我提回几串清明菜油酥团子、几斤甜到心坎的沃柑。

